

并不遥远的西部

BING BU YAO YUAN DE XI BU

詹桂英 著

西部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梦里回回见故人
错把南粤当昆仑

——题记

目 录

初识高原.....	3
西北风 东南风.....	9
西北人不怕辣	18
“花儿”与“少年”	26
“阅尽人间春色”	35
“日月”为证 千古情深.....	49
“世界屋脊”上的青春.....	56

1985年的一天，当我在青海省城西宁的家中收到来自台北的爷爷的信时，真是又惊又喜。当时我在与家乡隔着七八个省市的西部工作，他的来信无疑给身在异乡的我平添了几分亲切与温馨。可是当我拆信一读时，全家愕然。爷爷责备道：“你怎么会带孩子到那种地方定居呢？那是古人发配做苦役的地方。”“你是否犯了错误被流放过去的？”

面对着爷爷疼爱的责问，我接连给他去了好几封信，向他解释、叙说着这里的一切，但却难以消除他的疑虑。1987年春，爷爷回乡探亲，家中两封电报急催我归，我马不停蹄赶了2900多公里的路与他团聚。他得知我3天就能到家，才说：“看来那个地方与我40多年前呆过的西部是不一样了。那时我们坐火车加汽车，甚至还要骑马，走走停停半个多月才到甘肃。”几天的相处，我把在青海的生活、工作情况尽可能多的告诉他，然后问：“你还怀疑我被流放吗？”老人望着我笑而不答。在我回青海前，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要不要彩电、冰箱？”我说：“彩电、洗衣机都有了，冰箱用不着，买了肉往窗外一放就冻得硬梆梆的。”他忙不迭地说：“你看，我说那里还是很苦吧！”这句话，也许成了他后来时不时地“接济”我的理由。

从那时候起，我就萌发了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来的愿望，这不仅仅是为了心疼我的爷爷，而且是要告诉人们西部是一个神奇而美妙的地方。

初识高原

时间回到 1979 年 7 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我，为探望在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的丈夫，携幼子从江西出发，经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市，在西宁下火车又转汽车，颠簸了五天三夜，日夜兼程 3000 多公里，才到达了目的地。

途中，我们母子俩除了夜间睡觉，大部分时间都望着车窗外的景色，可谓饱览了沿途风光。绿色的山丘，金黄色的稻浪，小桥、流水、人家，奔腾的长江，辽阔的平原，巍峨的华山……令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列车驶入三门峡以后，景色迥异，一座座黄土丘映入眼帘。一查随身带的地图，原来我们已到黄土高原。此处往西去，所见的山体都是裸露在外却没什么岩石的黄土坡，而大自然造就的七沟八壑里还散落着星星点点的人家，仍能给人丝丝的暖意——毕竟还不是渺无人烟之地。在中小学课本里读过的“窑洞人家”，终于在这一带见着了！“原来窑洞还真能住人！”“是啊！你看洞门还装饰得挺漂亮的！”旅客们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地

指划着。火车与铁路两旁土坡上的窑洞像是擦肩而过，时而傍山前行，时而钻入隧道，时而跨越峡谷。当火车再钻出一个隧道后，前面出现了一条大江。“黄河！”不知谁喊了一声。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一听到“黄河”两字，便赶紧伸出脖子往外看，还唱着“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第一次见到母亲河，我也激动万分，但只见这一段混浊发黄的河水平静地向东流去，并没有想像中咆哮奔流的雄壮气势。

在一铁路拐弯处，孩子突然兴奋地大喊：“妈妈你快看，两个火车头！”我偏过头来一看，果然是两个蒸汽机车头拉着我们这列客车跑，烟囱冒着浓浓的烟，车速也在减慢。据车上的当地旅客介绍，这是因为上高原，铁路有一定坡度所致。对于陌生的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显得新鲜而饶有趣味。

这列上海——西宁的列车，经西安、兰州站，旅客已下了近三分之二，剩下的即使一人一位地躺下，还能空出许多座位，车厢显得没有先前那样热闹。好在兰州站上来一批头戴白色布帽的男人，又填满了部分空位。他们说着音调短促的西北普通话，我们也能听懂一些。这些人个子中等，皮肤大都黝黑，留着小胡子，有二三个肤色白一点的，面颊上两圈红丝清晰可见。孩子眨着眼睛好奇地盯着他们，附在耳边问：“妈妈，他们为什么要戴白帽？”“这是回民的习惯。”“什么是回民呀？”“就是回族人呗，我们中国不是有50多个民族吗，除了汉族，回族人数算得上多的。”我告诉儿子，青海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到那儿还可看到藏族、蒙古族等好几个民族的人，他们的服装都很漂亮，很有特色。

车到西宁，已是离开家乡五天后的黄昏。但太阳仍挂在

西边未落。一下车，我就打了个寒噤，孩子也直喊冷。其实到兰州时我们已经换上秋装，连外套都穿上了，没想到下车还觉得冷，这跟上车时穿着夏装仍汗流浹背的情形相比，宛如换了季似的。温差变化之大，让我们一时难以适应。出站后抬头远望，诺大个火车站广场显得空空旷旷。除北京外，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车站广场，而且如此冷清，让人顿觉自己渺小无比。

我牵着孩子的手边走边望，仍不见丈夫来接。一个操北京口音的大个子男人朝我们走来，到了我们跟前，他弯下腰来瞧着孩子的脸蛋，口中不停地说着：“像，像，像极了！”接着他说出我丈夫的名字，自我介绍说是与我丈夫同一个单位的，受我丈夫的委托来接车，因从未见过面，也没见过我们的照片，只好凭孩子的相貌辨认。当时，十分疲惫的我，居然也没想过会不会受骗，跟着他就走了。

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来西宁之前，我就翻看了有关资料，知道她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海拔有2260米。西宁处于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有一条从西来的河流（湟水河）穿城而过，与南川河、北川河在城区交汇向东流去，像三条闪光的玉带把城里城外连接了起来。四周的山是光秃秃的，但盆地却有葱郁的树林，与楼群、街道、河流相映成趣，煞是好看。矗立在城东区的那座大清真寺，是独具一格的伊斯兰建筑，在斜阳照耀下熠熠生辉，更为西宁市貌增添了几分美丽的民族色彩。

接车的同志告诉我，西宁是个交通枢纽，为省内外物资的集散地。青藏高原从这里起步，青藏公路、铁路均以此为

起点，全省的公路由西宁向 50 多个州（市）、县辐射。由内地运往西藏的物资源源不断地经过西宁，省内与西北各省区以及内地、沿海的物资交流皆以西宁为进出口，可见西宁在大西北的地理位置举足轻重。在火车站通往招待所的路上，他向我介绍了西宁的许多优越之处，最后他还颇有诗意地说：“从西宁可以走向青海湖，走向柴达木，走向世界屋脊，走向神奇而迷人的西部王国。”听了这诗一般的解说，我对西宁又有了几分好感和向往。

原以为到了省城，离丈夫的单位就不远了。没想到第二天又在青藏高原上跑了一天，而且这一天之内就经历了“三季”。早上六点钟从西宁出发时，天下着小雨，街道两旁的垂柳、鲜花被浇得水灵灵的。郊区的庄稼地一片片青连着一片片黄，青的是未成熟的小麦，黄的是油菜花。地边和公路边是挺拔的“钻天杨”，又直又高。吉普车爬上日月山，路标上写着“海拔 3520 米”，我们回头向下望去，大地犹如铺着黄绿相间的地毯，此情此景确能与江南的春天相媲美。车过日月山，雨一停太阳就出来了，一下子变得晴空万里。但车内还冷，穿着毛衣手脚仍冰凉。眼前出现了大草原，远处有羊群，也有马和牦牛在游动，但不见牧羊人。近处能看见低矮而稀疏的牧草和各色野花。走了半天，再往西行草原消失，扑面而来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此处不见了牛羊，偶而有几峰骆驼从车窗外闪过。车辆也很少，午后才有大小车辆相向而来，向西的只有几辆越野车超过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又乌云笼罩了，大地顿时暗了下来，接着车顶和车窗被敲打得噼噼啪啪地响。我说了声“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

下起雨来了”。“不，是冰雹。”司机纠正说。他把车速放慢，让我看清了冰雹的模样：小的有黄豆般大，大的与乒乓球不相上下。落在路边的与砂砾浑然一体，落在这柏油路上的，却要反弹起来，跳两下再滚到一边。听着车顶重重的敲打声，我紧紧地搂着孩子，生怕伤着他。司机见状把羊皮大衣扔过来，让我们盖着，嘱咐我们：“别着凉了。”过了十几分钟，冰雹停了，天又放晴，远处山峰上的积雪被西斜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这一天忽儿晴忽儿雨的反复了好几次。以前常听人说“高原的天气，娃娃的脸”，果真如此。

夕阳西下，吉普车终于离开了青藏公路，拐进了一个叫察汉乌苏的小镇。这就是此行的目的地——座落在柴达木盆地东部戈壁滩上的一个地质勘探队。

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整，我便带着儿子上街了。真看不出，这个小镇还是都兰县的县城。城内都是一些平房排列在街道两旁，街道中间偶尔有汽车、拖拉机往来，更多的是街边的马车、驴车在缓缓而行。街上行人很少，街旁的白杨树下摆了十多处菜摊，卖菜人皮肤晒得黑黑的。街上除了机关、单位的职工住房外，便没什么居民的住宅了。而且只有一条街，沿街走到底就出了城。

城外四周是茫茫的瀚海，只有一条黑色的公路通到天边。视线内偶尔出现的汽车和牦牛拉车，就像是从地平线钻出来的小蚂蚁，久久地才由远到近。伴着绿水青山长大的我，望着眼前“大漠孤旅”的境地，不由得对自己、连同身边这座小镇，都生发出一种孤伶伶的感觉来。幸而丈夫在我探亲期间很少出野外，下班后陪着我们娘俩，常带我们到城

外的沙滩和小树林里散步，一边又解答着儿子发出的一连串提问，才使我对这片陌生的土地有了一知半解。

原来，这儿在几千万年前是一片汪洋大海，纯粹是由于大自然的变迁——地壳运动，青藏高原从海洋中隆起，古柴达木跟着形成，并被四周拱起的高山隔绝，海水经蒸发而干涸，造成瀚海。于是柴达木盆地成了青藏高原最低陷的盆地，平均海拔 2600~3000 米。盆地东西长 800 公里，南北宽 300 公里，镶嵌在著名的阿尔金山、昆仑山与祁连山之间。自古以来人们编唱的“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歌谣，的确令人听而生畏。不过，现在的柴达木已今非昔比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聚居了 30 多万汉、藏、回、蒙古、哈萨克等 10 多个民族的同胞，共同开发、建设柴达木，建起了一个个新兴工业基地、农牧场和商贸集镇。离都兰不远就有几个小麦高产的农场，还有青海湖周边牧场和大型盐化工基地察尔汗，往西则有冷湖、花土沟石油基地和芒崖石棉基地等。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格尔木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德令哈市以及大大小小的几十个乡镇都在这个盆地上。而且，这儿的地名大都是蒙古语的译音，诸如柴达木、格尔木、察尔汗、德令哈……，叫起来犹如沙漠中的驼铃声般动听。

听着这些介绍，我对这块荒凉土地顿生好感。在大漠深处竟有人家，也有进步、文明和繁华。

初次见识高原，只给我留下一些直观的、感性的认识，觉得那地方太大、太奇，大得让人感到孤单、渺小，奇得让人难以置信。但那地方太若，想得办法把丈夫调回南方。

西北风 东南风

事 隔几年，一介百姓的我，不仅无法把丈夫调回来，反而拖家带口北上，把家安在了青藏高原。虽说是高寒地区，一旦融入其中，倒也觉得是个十分可爱的地方。

记得那一次探亲路过西宁时，满城绿色且生机盎然。这次搬家来此，却见树枝上无一片叶子，城外的山，城里的树，都光秃秃的，天也灰蒙蒙。我向新同事请教，他们告诉我：“秋风起，叶子落。前两天还是满街的青黄色，接连刮了两天西北风，就把树叶全刮跑了。现在是深秋，看看这灰灰的天，再刮风，该下雪了。”听这话我吃了一惊：“怎么不到冬天就下雪？”“您甭害怕，这儿下雪不冷，人特舒服。真正到了冬天，外面零下十几二十度时又不下雪了，干冷干冷的，那才不好受呢。不过，冬季野外作业停止，转入室内工作就好多了。”听了同事一番话，我赶紧为孩子们购买冬装，当风雪果然来临时，人家都说不冷，我却要看着孩子穿上棉鞋和防寒服上学，心里才踏实。

刮风了，下雪了，天晴了，又刮风一下雪一天晴，整个

秋末冬初的气候基本如此循环。那凛冽的西北风，像是步步逼近严冬的“催冻剂”。最后，风不刮了，也就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连鼻涕流出来不快点擦也结成冰。有几次，我用刚洗完菜的手去关窗户，动作慢了点，手就粘在钢窗的窗把上了。开始，我以为是窗把上有粘性的东西，后来发现，拿抹布擦干净了还是这样。我这才明白是手上的水接触到冰冷的窗把结成冰便使手粘住了。城外的气温比城内更低，“冰冻三尺”的景象，随处可见，我经常乘车路过的西宁郊外南山坡，挂着一处雪白的冰瀑，足有半年之久才见消溶。

冬日的室内确实舒服，家里除了厨房、卫生间外，各间厅室都安装有暖气管、暖气片；办公室的暖气片还大一些；孩子们在学校，每个教室前后生两个煤炉子，烟囱则伸出墙外。室内温度保持在十五到二十度左右，因此，许多办公室和家庭都养着各色各样的花卉。在办公室和家里只穿一件毛衣，即使一天不停地抄抄写写或干家务活，手也不会冻僵。更可喜的是，以往孩子们的手脚总在冬天长冻疮，在这儿却不长了；我在南方遇冷就犯的胃病也不治而愈。

高原的冬天是漫长的，尽管屋内温暖如春，可是外出办事还得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身上穿戴臃肿自然不方便，所以大人、小孩都盼着春天早点来临。但高原的春天偏偏姗姗来迟，4月成了最难熬的日子。说难熬，一是室内停止供暖（按当地有关部门规定，每年的供暖期为头年的10月15日至来年的4月15日），得多穿衣服，加盖被子、毛毯，否则夜里冻得睡不着。二是室外气温稍有回升，但几乎每天下午都刮风，刮得飞沙走石，行路时都睁不开眼，以致许多女

同胞把围在脖子上的纱巾扯下，包扎着头部蒙住脸面走路。以前我总纳闷：“西北妇女走到哪儿都扎着头巾，有什么好看的？”原来纱巾还有防风沙的作用。“风吹汽车跑”的事虽然常发生在野外荒郊，但风一刮过，大街上骑自行车者连人带车被吹倒是常有的事。难怪这儿的商店不设玻璃橱窗，都是厚厚的墙，小小的窗，门上还挂着厚重的棉帘子、皮帘子，既能防寒，又能挡风。不过，这时的风是东南风，刮得再强劲，也不像西北风那样刺骨地寒冷，它不“催冻”，而是“催暖”，要催醒沉睡的高原。

大约刮了半个月的东南风，街旁的柳树、公路边的白杨树萌生芽苞，5月一过，就风和日丽，全城放绿，鲜花竞放，高原人心中最美好的季节——夏季来到了。

夏日的西宁，可见各族姑娘穿着色彩鲜艳的衣裙在太阳底下徜徉；小伙子们穿着白衬衫系上多彩的领带出现在各种场合；孩子们脱去绒装，穿上球鞋和运动服上学，走得飞快；中老年人也只在早晚加件薄薄的羊毛衫、棉毛裤，活动起来更觉轻快、灵活。当然，在阳光底下干力气活也出汗，但不像南方人干活时那样大汗淋漓。人一到树荫下或回到屋内，汗水马上干了。此时室外最高气温能达二十八九度，室内却只有十几度，要不每年单位给职工发50~100斤的西瓜，怎会放好长时间才吃完呢。不是这儿西瓜不好吃，而是天不热激不起吃瓜的欲望。有时切开一个瓜，我们一家人都争着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吃。南方人觉得稀奇的“围着火炉吃西瓜”，在这儿可是司空见惯。

夏天没有蚊子、蟑螂，少有苍蝇、老鼠，乃西宁市民的

“福气”。这一方面得益于干燥少雨的气候，另一方面则归结于市政府和清洁工人的功劳。每年都要搞一两次全市“统一行动”：投放灭鼠灭蝇药。药物由专人管理，免费发放；居委会的“婆婆、妈妈”们挨家挨户检查，既安全又有效。垃圾的堆放也与南方不同，每幢楼每个单元设有垃圾通道，每层设一投放口，投完垃圾盖上铁皮盖，过道里一点也不臭。每天清洁工都从一楼的垃圾出口处打开铁皮盖，运走垃圾，然后把大院、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部，属湟水谷地。尽管地势低洼，夏天的日照时间仍比内地长。下午6点下班时，太阳还挂在半空中，饭后散步迎着斜阳走，直到夜里10点多天才黑下来（座落在柴达木盆地中部的格尔木市将近午夜才天黑）。所以每日的这段时间，公园最“景气”，络绎不绝的人群蜂涌而至。西宁人民公园不算大，入园的男女老幼也能各得其所，有进动物园、儿童乐园的，也有到湖里划船，或在湖边、幽径漫步的；有跳交谊舞、做健美操的，也有打羽毛球、篮球的；还有一批花季少年在河边的树丛里发奋苦读。1992年高考前夕，我也曾陪着女儿加入了这一行列。她和许多西宁孩子一样，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以后仍然忘不了夏日黄昏在高原的公园里苦读的那一幕。

午夜，街头安静了，却又有铃声、马蹄声响起，搞运输的马车队进城了。赶马车的小伙子放开了嗓门唱山歌，我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但仍能感受到那种划破天空的气势。

青海有“一年一阵风，从春刮到冬”之说，虽然经常刮大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但也不全是坏事，利用得

好，风也是宝贵的资源。新中国建立初期，青海就开始试验风力发电，至今，在戈壁、草原上分散居住的人家用风力发电照明、烧水做饭已是很普遍的了。利用太阳能也是青海各地的特色，农家院里支个太阳灶，一年能节约多少燃料啊。为此，青海省建立了一个新能源研究所，对风能、太阳能进行可行性开发利用的科研工作，可以预见风能和太阳能将成为青海又一有利资源。

这里夏日的风凉爽宜人，每年的六、七、八月，内地正是烈日炎炎、酷暑难熬之时，而青海、西宁却是一个纯自然的清凉之地，避暑的好地方。近几年，暑期到西宁避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每年都要接待二三十万游客。凡来青海避暑、旅游、访问和出差的人，不仅能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而且还能领略多民族的风情和文化艺术。

西宁的东关就是回族同胞聚居的一条街，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通用汉语，人人说着和当地居民一样的“普通话”；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生活，但孩子们都与各族的孩子在一个学校上学，只是东关另设了一所回族女子学校。

东关大街路南的一座伊斯兰建筑——清真大寺，是格外吸引游人的去处。我第一次见到这座风格独特的建筑，就为当地回族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所折服。你看临街的三扇门就是西式的拱门，中门为大，左右门小，门顶嵌着“东关清真大寺”6个大字。入大门，有三角形小院，全用石板铺地；右边有屹立在花岗岩台阶上的五门，与立于两旁的宣礼塔浑然一体。两座宣礼塔高高耸立，用大块青砖砌成，塔顶安放了两个鎏金小经筒。进了五门，眼前便出现青石板铺成的能

容下万人的广场。广场正面是一座古代宫殿式的大殿，殿外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蔚为壮观；门前修有一道横向柱廊，两侧有精雕着花草的砖砌九扇屏，殿内也很宽阔，可容纳两三千人做礼拜。殿脊上又有三个鎏金大经筒，与宣礼塔上的两个小经筒相互映衬，光彩照人。

东关清真大寺建于明宣武年间，曾历经磨难而被毁。辛亥革命后得以修复、扩建，并得到汉、藏、土等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成为西北四大清真寺（其他三寺为西安化觉寺、兰州桥门寺、新疆喀什艾提戈尔清真寺）之一。这座凝结着青海回族及各族人民智慧和友情的清真大寺，今日显得更为金碧辉煌，每逢礼拜和主麻尔日，数以千计的穆斯林来此礼拜、祈祷，尤其是一年一度“尔的节”（开斋节），数以万计穿戴一新的穆斯林群众，喜气洋洋来寺参加会礼。

离西宁 20 多公里的湟中县鲁沙尔镇，有一驰名中外的藏传佛教胜地——塔尔寺。塔尔寺是杰出的佛学家、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宗喀巴一生为发展西藏佛教和继承发扬藏族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青海的藏族人民在此设塔建寺纪念他。新中国成立前夕，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曾多次回塔尔寺视察、讲经。1989 年他在西藏日喀则圆寂后，塔尔寺内安放了他的金色坐像。从此，塔尔寺成了来青海的中外游客必去的地方。

塔尔寺坐落在鲁沙尔镇南面的莲花山中，远远望去，气度不凡。寺前八座高高的佛塔一字排开，像是八名威武的卫